

永昌

寶卷

下 册

何登焕编辑



永昌县文化局

永昌宝卷

何登焕编辑

(下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永昌县文化局印

卷定昌永

鮮巖嶽登阿

(圖 不)

中國農文出版社

目 录

金凤宝卷·····	(449)
双玉杯·····	(483)
烙碗计·····	(514)
双喜宝卷·····	(539)
丁郎寻父·····	(563)
侯美英反朝·····	(600)
紫荆宝卷·····	(631)
鲁和平骂灶·····	(641)
方四姐·····	(669)
女中孝·····	(697)
继母狠·····	(710)
乌鸦宝卷·····	(735)
救劫宝卷·····	(770)
小老鼠告状·····	(783)
闫小娃拉金笆·····	(790)
红灯计·····	(813)
鹦哥盗桃·····	(864)
六月雪·····	(876)

金凤宝卷

金凤宝卷才展开，观音圣母降来临来。

此事说来不平凡，故而留世把人劝。

自从盘古到现在，世代流传数万年。

世人各具不一般，愚的愚来贤的贤。

此卷不把别事传，事出唐朝宪宗年。

行善之人芳名传，做恶之人把命断。

先苦后甜轮流转，富贵贫贱各有源。

生死祸福皆由天，劝人莫可强求财。

无义之财贪不得，贪财缩命化不来。

却说这段故事出在唐朝宪宗年间，河南洛阳城西街，有一员外，名叫段廷，曾做过知府，娶妻陈氏，未得儿女。自觉年高寿满，心中发愁。便同夫人商议道：“我们家豪大富，骡马成群，量有万数不当之家财。但就缺个儿女，莫若许个愿心，到圣母娘娘庙中降个香灯，今天正好三月二十，不免今日就去，你看如何？”陈氏听言说道：“老爷既有此意，就随老爷便了。”段廷闻之，喜天欢地，便叫家人段表收拾香表。那段表收拾齐备，同上圣母娘娘庙里去了，不提。且说洛阳城南街有一员外，名叫张魁，家富身荣，一品当朝。位居吏部天官，这一年自觉年老神衰，修了本章，奏于唐王天子，告老还乡。娶妻李氏，也无子女。暗想：我今做了一任大官，堂前却无一男半女，便与夫人商议道：“我们眼看老了，堂前却无个拜孝男，莫若许个愿心，祈求神灵，去圣母庙中降香你看如何？”夫人听言，连声叫好，说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什

么时候还愿？”员外说道：“今日正巧三月二十日，不免今天就去。”夫妻二人收拾齐备起身，不一时来到庙中。只见段廷夫妇也在庙里焚香，祈求儿女。张员外心中想道，我与段员外相好，莫若同他商议。便说：“段员外，你来此莫必也是来求儿女，我想和你同发誓愿，我俩若都生女，便结为姊妹，若生一对男，可拜为兄弟，若是一男一女，则结为夫妻，你看如何。”段员外听言，十分高兴，与张员外同发誓愿，正是诗曰：

张段二人把誓盟，圣母娘娘发慈心。

他二人祈求罢各自回家。光阴快不觉得过了一年。不料想这才是天随人愿，段廷妻生下了一个女孩。同一日张员外亦生男孩，忙备贴将亲朋请过府来。

却说张员外便叫张龙，你拿贴子去请众位亲朋，一来庆贺我们生了儿子，二来同着众人，和段员外作了亲家。不几日众亲朋来到府中，众人都来道喜，酒筵之间，那段员外向众位亲朋说道：“只因我两家均无儿女，我和张员外共同到圣母娘娘庙中，祈求儿女。当时我们两家当着圣母娘娘指腹定亲，可巧天随人愿，今日果然娘娘感应，我两家就同着众位结为秦晋之好。众人听了此言，都齐声道好。说二位老员外做亲家，也是圣母娘娘的灵验。又是门当户对，真正天缘辐凑，日后必定夫荣妻贵。张段二位听得此言，自是喜欢。待客一毕各自离去，自此张段两家，你来我往，行走不断。这张员外儿子名叫张文焕，这段员外的女儿起名段凌英。这对男女俱都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过了几年，张员外将文焕送在南学攻书。岂知这文焕过目成诵，张员外喜之不尽。心想，我再花上些银两买来一个孩子，和文焕作个膀臂才好，文焕年幼，而我年岁已大，一旦死后，也不得放心。于是便问夫人，夫人说就随老爷便了。张员外带了银两，来到大街，只见一个贫妇领着一个孩子生的倒也聪明俊秀，头插草苗，声声叫卖。张员外叫声夫人：“那孩子是你什么人？今年几岁，头插草苗是卖的吗？”夫人叫声员外爷爷，你不嫌聒耳，听我细细说来：正是

诗曰

贫妇听得员外问，不由双目泪纷纷。
贫夫人未开言泪流满面，听奴把苦情事说上一遍。
奴的夫本性赵奴乃杨氏，夫去世丢奴家实实难寒。
又无吃又无穿家如水洗，白日思夜来想无有主意。
又无亲又无故实实难熬，奴只好将孩子领到此地。
若遇着心善人将儿买去，也免得我的儿多受辛苦。
我的儿他今年方才三岁，名字叫宝柱儿是奴亲生。
员外爷发慈悲将儿买去，旧衣服剩茶饭给他穿吃。
他长大老爷你当奴去使，他自然与老爷竭心尽力。
员外说这夫人不必啼哭，你的儿要卖那多少银子？
杨氏说只要你好看待，多与少尽在你员外恩义。
员外说我给你一岁一两，卖不卖你与我说个仔细。
杨氏女听一言两泪汪汪，叫员外你听我细细禀上。
只要你对孩子以诚对待，我杨氏不敢要白银三两。
穿下的旧衣服给他遮寒，有残汤和剩饭给他吃上。
该打时你将他骂上几句，该骂时你将他让上一次。
奴卖儿并不有别的因情，只求你将冤家恩养成人。
员外爷听此言心中思忖，再给他二斗米叫他度用。
叫夫人莫要哭放心回去，我买去你的儿定然好待。
杨氏女怀抱儿不能放松，母子们只哭得泪湿衣襟。
张员外将孩子抱在怀中，一霎时来到了自己家中。
那夫人见员外将儿抱走，手捶胸足顿地亦回家中。
李夫人见员外买来孩儿，不由得心中喜满面笑容。
将孩子抱怀中忙问员外，谁的儿怎生得这样聪明。
员外爷将前情说了一遍，叫家人给孩儿换衣给饭。
杨氏卖了亲生子，两泪汪汪转回去。
若要不要把孩儿卖，母子二人命难全。
幸得员外买回去，寡母孤儿两分离。

却说员外买了孩子，抱回家中，夫人见了十分高兴，将孩子的生年八字牢牢记在心中。员外又将孩子起名叫张文显。同自己的孩子张文焕一齐送到南学读书。这孩子同别的孩子大不一样，五经四书过目成诵，他二人你敬我爱就如同胞兄弟一般。不觉三年过去，到三月清明，员外叫张龙收拾纸线，将二位公子领到郊外，一面祭奠孤魂，一面也叫他二人野外游玩一回。张龙听说，带着二公子来到孤魂台下，烧纸化表，祭奠一毕，正然四下观看，猛然天昏地暗，黄风大作，刮得人眉眼难睁，对面看不见对面。他主仆三人一个看不见一个。再说这洛阳县有两个光棍，一名叫闫交，一名叫李凤，今日他二人也来郊外，此时见黄风猛刮，众人惊慌乱跑，他二人也在众人伙里乱撞乱闯，只见对面跑来一个孩子，生得眉清面秀，聪明伶俐，二人将小孩哄到跟前，背上就跑，你当这孩子是谁？原来他就是张文显，因他见黄风一起，吓的乱跑，没想被光棍捡去。不一时风停，张龙不见了文显，遂大惊，东找西问，不见踪影。无奈先将文焕送到府门上，说道：“相公，你先进去，我去找二相公去。”言讫而去。这张文焕哭哭啼啼进得府去，员外、太太一见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我儿啼哭为何？”怎不见张龙和文显回来。”文焕遂将文显被风刮走的话说了。员外闻言大惊，问张龙到哪里去了？文焕说，他将我领到府门，又找兄弟去了。员外听说，忙差了十多个家人，寻找了月余光景，没有一个影信。张龙因找不到文显，不敢回府，逃到远方去了，好不气杀人也。正是 诗曰：

一阵黄风起，不见小儿童。

张员外在家中自思自叹，不由人一阵阵好不辛酸。我只说与我儿作个膀臂，谁料想今日个被风刮散。我养你三年整把心操烂，没想到到此时不得见面。老夫人只哭的浑身打颤，哭一声娘的儿你在哪边。实指望你兄弟互相为伴，谁承想今日里被风刮散。若遇上善爷娘你把身安，碰上了不良人你命难全。老员外只哭得眉眼不睁，昏沉沉愁出个忧儿病来。寻不见张文显彻夜不眠，一想起就觉得痛烂心肝。

啥时候我与儿才得见面，只想得泪洒地身倒尘埃。

却说张文显被风刮走，半年找不回来，张龙亦未回府，日夜愁闷，病卧床上。文焕也不到学中去了。再说河南道台，姓石名岗，乃四川人氏，为官清正，升为京州巡按，走马上任，正走途中，见二人背着一个孩子。石大人便叫：你二人将这孩子背向何处。这闫交、李凤见石大人问，便说：“我们是亲兄弟，这孩子是我亲生，因为年荒无度，无法养活，要卖些银子，一可保孩子性命，二可使我兄弟糊口。石大人见孩子长得清秀，因想道，我身后无儿无女，莫若将这孩子买上，与我为儿，岂不甚好。便问要卖多少银子？李凤说道：“大人要买，是娃娃的造化，就给小的十两银子吧，石大人叫人役开了八两银子。闫交、李凤接了银子走了。石大人吩咐人役，将孩子抱入轿中，来到任上，问孩子说：“你几岁了？名子叫什么？”文显答道：“我六岁，名叫张文显。”大人说：“我将你买来，就随我的姓便了。”就改名石文显，送到南学读书。且说张员外终日愁闷，染成大病，自觉病渐沉重，不能好了。便叫夫人孩子，你们过来，我有话说。我做了一任大官，未曾积下金银财帛，我若死后，你将丫环院子与他们寻个出路，叫他们自求衣食去吧，你将文焕好好攻书，日后他若功成名就，也不妄费我一片苦心。到那时可将段员外的姑娘取过门来。要好好教训他孝顺父母，不可叫他浪荡成性。又叫我儿文焕，你要好好读书学礼，不可得罪亲朋，对左邻右舍也要恭敬。将来你和段家小姐成亲，要好好孝顺你母。风刮去的文显，现在杳无音信，日后若有消息，你将他领来，那就是你的亲兄弟了。我今所言，你母子牢记心中，正是 诗曰：

世上一切苦难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

老员外嘱咐罢双眼落泪，三口人只哭的半死不活。

老夫人叫员外莫要胡说，你死了我一家怎样过活。

员外说老天爷不让我活，倒叫我今日里难以割舍。

他母子只哭的天昏地暗，只见那员外爷低头无言。

老夫人见员外口闭眼合，放悲声只哭得东倒西跌。

叫老爷你死了倒落安然，丢下我娘儿们实受可怜。

张文焕见父死捶胸跌脚，叫父亲你如何将儿舍得。一家人只哭得昏天地黑，左亲戚右邻舍都来劝说。叫夫人和公子不必悲伤，这本是员外爷寿命该亡。择日子与老爷做斋累七，将老爷送坟茔不可迟误。老夫人止住哭料理殡葬，忙备贴差家人请客报丧。各路的亲友来悼念一毕，将老爷送在了窀穸安葬。亲戚走朋友去家丢母子，莫奈何母子两为命相依。日日吃天天用尽是支付，只逼得眼插柴没有收入。实料想我夫妻偕老同归，谁知道员外爷早早去世。世界上遗留下不平不等，死的死活的活甚是难情。左思想右计算无有主意，无奈何出卖其丫环院子。却说李氏，无以度用，要卖丫环院子，这段员外听言，前来要买。李氏说道：“我将家人卖给亲家，礼上不端，亦恐别人耻笑。这段廷听说，怒而回家，自此再也不上张家门来。李氏夫人同儿子文焕将丫环院子卖了几十两银子，暂作度用。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过了一年光景，家中渐渐寒迫，母子两又将房屋产业卖了，赁住别人的房屋。李氏同儿子文焕商议道：“我们家中只有出，没有进。自古说‘家无生活做，那怕斗量金’，不如将卖了房屋的这些银子交张虎出门做个生意，得些余利，我们也好度用。”文焕说道：“谨遵母亲之命。”李氏遂将张虎叫来，把要他去做生意的话说了。最后一再嘱咐：“你要小心，你从小是我夫妻养大，不可忘恩负义。”说着不由得潸然泪下。那张虎哭道：“奶奶尽管放心，小人若忘恩负义，永世千年也不成人了。”说罢，收拾行李，打了包裹出门去了。不意路遇贼人将包裹打劫，吓的张虎魂飞魄散，不省人事，苏醒过来大叫道：“老天爷，我们一家好命苦，我主人实想叫我作生意养家，谁知老天无眼，遇着贼人，抢去银两，叫我怎么回家见主人之面。罢罢罢，这是天意，我不免到远方逃命去吧！”再说李氏过了一年，不见张虎回来，加之又遭了年荒，将家中一些物什都变卖光了，家如水洗，母子们忍饥挨饿，啼哭不止。那文焕言道：“母亲不必啼哭，以儿看来，这是我们母子命该如此，莫若

孩子到山中打柴为生，每天卖几十文铜钱，好开销我们母子的度用。自古常言讲的却好，一日不害羞，十日不挨饿。”李氏说道：“你乃宦门之子，如何受得那般苦。”文焕说：“母亲，事已到此，还说什么宦门之子。”夫人听说，不由泪下。正是 诗曰：

李氏抱着亲生子，如刀剜心哭啼啼。

听得一言双泪流，手拉孩儿放悲声。

母子二人受艰辛，就是石人软三分。

母子哭得情甚悲，怨天怨地发迷昏。

母子二人好苦命，有谁将我念一声。

有亲此时却无情，只因现在家贫穷。

对下的亲家不上门，无人管来无人问。

叫一声我老爷你今去世，丢下我母子们受这辛苦。

终日里受饥寒实实难忍，到晚来愁生计直到天明。

官夫人与人家撮针引线，宦门子却还要打柴为生。

这就是常言说人死财散，眼望着娘儿们交迫饥寒。

又无吃又无穿又无银钱，又无亲又无故无人可怜。

天气热我母子尚能动转，眼看着到冬天难上加难。

无有柴无有炭无法取暖，衣服单没铺盖实实难挨。

想必是前世里造下冤债，如不然老员外早早归天。

谁承想到后来越加可怜，无奈何只是个埋怨苍天。

如果是到后来皇天有眼，为我们母子俩赐些安然。

却说李氏啼哭不止，文焕劝了几句，那文焕便每日到山中打柴。一日来大街卖柴，猛然看见段廷，因身上衣服破烂，没有上前施礼，而是躲入背巷，偷偷而去。段廷一见，怒气冲天，回到家中，将此话对夫人说了，夫人亦是怒气顿生，说道：“悔不该在当日指腹为婚，如今事出两难，将女儿置于何地。”员外说道：“夫人不必烦恼，我寻一条妙计，不过三日，叫他文焕将这门亲事退了，岂不甚好。”夫人说：“当初指腹为婚，就怕他不肯退，如之奈何？”员外听言，低头不语。家人段表上前说道：“小人有一条妙计，可解老爷忧虑。”员外道：“你有何

计？”段表说：“老爷可将银子撒在丹墀，小人去到街上，就说我家要买柴，将张文焕叫进府来，叫人喊叫，就说有贼，老爷叫人将他捉住，吊在廊下，苦打成招，然后逼他写下退婚文约，如他不肯，将他送到县衙，再花些银子，买通县官，将他问成死罪。然后我姑娘另行改嫁，岂不甚好。”员外说道：“此计最妙！”遂吩咐段表去街上唤张文焕前来。段表来到街上，找到了张文焕，说道：“你将柴担来，我家要买。”文焕跟段表来到府门，说道：“我不进去，怕岳父耻笑。”段表说：“员外今日不在家，你放心进来，我好多给你些银子。”文焕听言，只当是好意，遂跟了进来。只见地上撒了许多银子，段廷坐在上面，怒目而视。张文焕回避不及，放下柴担，走上前来，深施一礼，说道：“岳父在上，小婿有礼。”段廷一言未发，文焕大吃一惊。正是，诗曰：

一场祸事从天降，撞入天罗地网中，

早知府中有奸计，莫若担柴别处行。

张文焕走上前躬身施礼，众家人上前来将他拿住。

段员外见文焕心头火起，骂一声大胆贼来此何意。

你为何不学好心生盗意，进府来盗银两又欲逃去。

叫家人你与我将贼吊起，用重刑将贼人抽筋剥皮。

张文焕叫岳父这是诬陷，家人说这件事是你自知。

段员外在上边低头不语，众家人将文焕高高吊起。

张文焕又叫道吊我何故，家人说你莫问自有原固。

便说着走上前动手便打，你一鞭我一棍毫不留情。

只打得张文焕昏迷不醒，浑身上血淋淋皮肉破损。

张文焕受不过非刑拷打，叫岳父你饶了我的小命。

打死我张文焕就如蒿草，丢下我老娘亲无人侍奉。

张文焕因何事身受痛苦，这件事真叫人稀哩糊涂。

叫岳父我来此卖柴而已，说什么偷银钱全然不知。

那段表听一言越发上劲，只打得张文焕痛哭不止。

却说，那段员外说道：“张文焕你不务正业，沾辱我家门庭，若要饶你，你把婚事退了，写下文约，永不争论，我就饶了你的性命。若不

退婚，恐怕你今日有来无去，性命难保。”文焕听说，心中暗想，这亲事是当日两家在圣母娘娘面前指腹为婚，如何退得。可如今若要不退，受刑不过，恐性命难保。不免暂且应允将婚事退了，出了老贼府门再做道理。便叫岳父我情愿退婚。段廷听言，满心喜欢。吩咐人员将文焕解下，取过笔砚，叫他写下退婚文约。文焕满言流泪，浑身疼痛，寸步难行。无奈将笔拿在手中，哭哭啼啼写来。正是：

文焕提笔泪纷纷，不由叫人痛心中。

世人听了这苦情，铁石心肠软三分。

只因无端生故事，有谁了解这屈情。

当日指腹结成亲，今天苦打逼离分。

文焕哭的泪沾襟，不知何日冤情明。

我父临终有叮咛，叫我好好奉母亲。

年方若冠要娶亲，谁知今日又落空。

只恨段廷太无情，害的叫人好伤心。

张文焕提起笔双眼落泪，叫一声早亡的父亲你听。

当初你对圣母指腹定亲，可怜我受苦刑又逼退婚。

叫老娘你在家怎得知情，是段廷立逼我要退婚姻。

手提上无情笔两泪纵横，这件事真叫人好不伤心。

立约人张文焕居住本城，家贫穷无度用难过光阴。

我的父在世时定下婚姻，今日里张文焕情愿退婚。

或姓王或随李任凭改嫁，我母子从今后永不争论。

倘若是到后来有人说话，拿出来此文约就是凭证。

将文约写好了交与段廷，段员外接文书细观分明。

心中想此文约写的通达，回头来叫一声张家相公。

诗曰：

文焕痛伤心，就要回家中，

段廷开言道，叫声张相公。

却说张文焕将退婚文书交与段廷，起身要走，不料段廷却说：张相公你且坐下，我有话说，又叫家人取来十两银子，几件衣服，说：“这

些东西你可拿去使用，我女儿活干和你无缘。”张文焕一见，怒气冲天，说道：“我虽贫穷，却不希罕你的东西。”说罢起身去了。羞的段廷满面通红，无言可答。

却说文焕出得门来，好不伤心，哭哭啼啼来到自己家中。母亲一见，大吃一惊，问文焕原因，文焕就将段廷哄进府中，非刑拷打，逼迫退婚的话说了。李氏听言，放声大哭，怀抱文焕骂道：“好你个狠心的老贼，既嫌我家贫穷，就该好好商议，为何哄进府中，诬赖我儿盗窃，又非刑拷打。”看到其间，这段廷真乃蛇蝎心肠，禽兽不如，好不气杀人也。正是 诗曰：

李氏听言心痛烂，不由叫人泪下来。

黄柏苦了连根苦，糖柑甜了连叶甜。

且看目前受苦难，别人为他把心担。

母子哭的肝肠断，却无一人来劝解。

李氏女娘们抱头大哭，只哭的心肝痛如刀割腹。

受寒冷忍饥饿只为我儿，谁知道未成亲夫妻分离。

怨皇天哭丈夫谁来作主，丢下老抛下小实实苛苦。

满腹的冤枉事无处诉说，谁为我母子两分忧解愁。

恨段廷作此事天理难容，到日后定叫你无处藏身。

圣母庙你既然指腹为婚，到今日又为何强迫退婚。

我有心同老贼前去拼命，丢下我小冤家于心不忍。

母子们只哭的昏昏沉沉，再表那段府的小姐凌英。

且说那段凌英正在绣阁绣花，忽听有一丫环走来说道：“姑娘，给你恭喜！”小姐说道：“你这狂嘴的奴才，凭空给我恭什么喜？”丫环说道：“我家老爷见张姑爷家中寒迫，用了个计策将婚退了，还写下了退婚文约，日后姑娘嫁个富贵人家，这岂不是喜吗！”小姐一听，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你说的是真？他们用何计策？”丫环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谁敢撒谎。”于是将怎样订计将张文焕哄进府来的话一一说了。小姐听罢，昏倒在地。半晌不省人事，丫环急忙叫道：“姑娘醒得！”过了半日，小姐哎哟一声，醒来哭道：“好糊涂的爹爹，张家这门亲事，是你当

初在圣母娘娘面前指腹定亲，如今你见张家贫穷，就强逼退婚，非大丈夫之所为，乃小人之所行也。自古只有死离别，却无有个活分散，嫌贫爱富没道理。不免前去劝他几句，看他如何。小姐主意一定，来到父亲面前说道：“爹爹，孩儿听说，把张相公哄进府来，强迫他将婚退了，这是何意？”员外说道：“我儿不知，只因张员外去世，张文焕不务正道，如今是家贫如洗，为父恐你日后遭受饥寒，因此心中不忍，因而将这门亲事退了，另择个富裕之家，也是为父为你的一片心意，你先回去，为父自有道理。”小姐说道：“既然爹爹是为儿好，可将他所写文约让儿一观，才得放心。段廷便将文约交与小姐，小姐将文约接过，两把手撕得粉碎，扔到地上。段廷见撕文约，不由大怒，骂道：“奴才，你将文约撕碎，日后叫为父拿何物为证。”正是 诗曰：

凌英下楼与父辩，撕碎文约惹祸端。

小姐听言怒气生，叫声父亲你当听。

你今做事理不通，皇天难容你的身。

今日我若退了婚，万古相传扬美名。

段小姐叫父亲听儿细言，这件事你做的理上不通。你只见他父死家中贫迫，嫌贫穷受富贵情理难容。退亲事你仔细想想清楚，你死后怎样见张家他父。天配就圣为媒不该胡作，全不想为儿孙积贤积德。皇王爷科场上未曾中过，尘世上未曾见有你几个。坏人伦败刚常这全不说，到后来天报应你怎躲过。要修身要齐家安邦治国，将仁义礼智信全不晓得。枉在那人世上把人活着，倒不如早些死早落清白。将段廷只说得低头无语，段凌英哭啼啼再怨爹爹。段廷说小奴才你尽胡说，这完全为了你你倒怨我。段小姐叫父亲听我再说，将贞烈两个字论个明白。自古讲好马它不备双鞍，好女子怎能嫁两个夫男。你做下此等事情理难通，事到今你叫儿怎样活人。

诗曰：

小姐怒冲冲，父亲你且听，

你作这等事，害人不思付。

小姐开言把父称，孩儿言语听心中。

不仁不义狠心肠，凭空无故把人伤。

手压胸膛自思想，败坏三纲并五常。

段廷开言把话问：你把三纲对我明？

小姐这里急应声，高叫父亲你当听：

有道君王为臣纲，善正父母为子纲。

丈夫行正为妻纲，父亲难道不知情。

段廷听说把脸红，你把五常对我明？

小姐听言泪纷纷，叫声父亲你且听。

乌鸦反哺为纲常，麋鹿敬重为义常。

豺狼报本为礼常，蚂蚁闭户为智常。

雄鸡司晨为信常，你本不知这五常。

小姐气的战兢兢，叫声父亲你不明。

为人不仁真可恨，不忘三生并四恩。

段廷开言问小姐：你把三生说分明。

小姐听言忙答应，再叫父亲你当听。

天为一生云共雨，地为二生万物荣。

人为三生男共女，天地与人难离分。

段廷听言又说道：你把四恩讲分明。

小姐听言忙说道，听我与你说四恩。

皇天高有覆盖恩，大地重有承载恩。

皇爷亦有封地恩，圣人他有制礼恩。

你把这些全不遵，失了廉耻和五伦。

段廷听言开言问，你把五伦对父明。

小姐听得员外问，叫声父亲你当听：

父子有情为一伦，君臣有义为二伦，

夫妻有别为三伦，长幼有序为四伦。